第一章 让·保尔·萨特

一、艰难人生

1850 年前后，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有一位中学教师由于家庭负担过于沉重而被迫弃教从商，成了一名杂货店的老板。但是他无限热爱这种教导心灵的光荣职业，他期盼着自己的孩子中能有一个人去继续这项高尚的事业，去当一名新教的牧师。在他的三个孩子中，他选择了大儿子查尔斯·施韦泽。然而查尔斯却对清苦辛劳的牧师工作望而生畏，他希望过一种不受拘束的自由生活，比方说去马戏团当一名骑士。于是，他离家出走了。

几年含辛茹苦的漂泊生活后，查尔斯并没有当上骑士，他忽然发现父亲的高风亮节已经在他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终生都保持着对于崇高事业的热爱，并通过身边的小事全身心地为创造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环境而增热发光。他终于真正地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当了一名教师，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成功的教师。他编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一系列用于初级、高级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的德语、英语教材，还独创了一种语言教学方法；一批批公立中学学生使用了他的《德语直观教学法》或他的《英语直观教学法》，都迅速提高了语言能力。

20 岁左右，查尔斯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律师的女儿路易斯·吉耶曼结了婚。路易斯性情古怪、目中无人并且喜欢挑剔，她对于精力充沛、乐观随和的查尔斯的感情，是畏惧与极度的厌烦。这段不幸的婚姻持续终生，并且有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早夭，大儿子乔治后来成了高等技术员，小儿子埃米尔后来当了德语教师，最小的女儿安妮·玛丽，就是萨特的母亲，她在一把椅子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天资聪颖，容貌秀美，但沉闷的家庭生活却使她落落寡欢，她的家训是苦干、端坐和缝纫。

几乎与查尔斯，施韦泽和路易斯·吉耶曼结婚的同时，一位乡村医生与一位来自佩里格的富豪地主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第二天，医生发现他的岳父早已破产，不名一文，在大失所望与对欺骗的极度愤慨之下，他从此四十年没有同他的妻子说过一句话，只用手势来稍微表达一下不得不表达的意思。丈夫的一声不吭与妻子的大喊大叫构成了这个离奇的婚姻的主旋律，这种不和似乎也把阴影投到了三个孩子的命运上：小儿子约瑟夫染上

了口吃的毛病，他终生都在为说话而奋斗，后来自杀身亡；女儿埃莱娜出嫁很晚，她的丈夫是一位骑兵军官，婚后不久他就发疯了；大儿子让·巴蒂斯特，就是萨特的父亲，他有着一双炯炯有神却纯朴老实的眼睛，圆圆的头顶光秃秃的，嘴边长着两撇小胡子。或许是厌倦了长期沉闷的家庭生活，他向往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一心想报考海军军官学校。后来，他果真当了海军军官，并作为少尉被派往印度。在那里，他染上了热带疾病，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损害。

1904 年，34 岁的让·巴蒂斯特·萨特在诺曼底半岛北端的军港瑟堡认识了来自阿尔萨斯地区的 20 岁的漂亮姑娘安妮·玛丽·施韦泽，并同她结了婚。1905 年 6 月 21日，这个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让·保尔·萨特。

然而，新生命的诞生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因为萨特出生不久，父子俩就都染上了肠炎，生命危在旦夕。萨特的祖父把儿子与孙子接回家中一起进行治疗，但他救了孙子的生命，却无法挽救儿子的生命。1905 年 9 月 17 日，让·巴蒂斯特·萨特病逝了。父亲的死，是萨特生活中的大事，它不仅给萨特带来了孤独、痛苦的童年，而且也给他的精神状况、性格、感情的成长及

一生的前途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父亲死后，孤苦零仃、既无财产又无职业的母亲带着几个月的小萨特回到了娘家。外祖父查尔斯与外祖母路易斯并不拒绝女儿与外孙的到来，查尔斯甚至退掉退休金毫无怨尤地回到学校继续教书以补贴家用。但是他们却对让·巴蒂斯特丢下孤儿寡母撒手归西大为不快，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礼行为，并且觉得自己的女儿没有料到这一点或没有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负有责任的，她不该轻率地嫁给一个短命的丈夫。善良、敏感而温顺的安妮·玛丽在父母无可挑剔的照顾下体会出了某种责备之意。为了求得宽恕，她任劳任怨，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默默地为父母操持家务，既当护士又当管家、侍从、仆人，还得忍受一个母亲说不出的烦恼。不仅如此，父母亲的不和与彼此的怪癖，使安妮·玛丽的处境更为可怜："她如果取一种消极态度，人家就会把她当成一个负担；而她若表现得积极一点，人家又会猜疑她是想要独揽治家权。她必须以她的全部勇气来避免第一种罪名，同时又要动员她所有的谦卑精神以避免第二种罪名"（萨特《语词》）.

萨特从小就在这种寄人篱下的境遇中与母亲一起感受和承担着人生的无形重负，没有骄傲也没有欢乐，

仿佛在生命一开始就被抛到一种孤立无援的绝望之中。他似乎很清楚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也明白父亲的死使母亲重入牢笼。尽管他享受到了没有父亲压制的自由生活，但他仍旧是个沉静、敏感而自尊的孩子。他从不大哭，也很少大笑，总是乖乖地承受着母亲倾注到他身上的所有的爱与关怀。

萨特三岁时，他的右眼因角膜翳而导致斜视，继而完全失明，于是，这种“在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之间”的孤独生活又给小萨特因自己相貌丑陋而增添了自卑感。他没有勇气去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别的孩子们也因为萨特是“外来人”和小斜眼而拒绝接纳他。后来，萨特在自传中写到：

> “孩子们在卢森堡花园里玩，我走近他们，他们从我身边走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象乞丐似的可怜地望着他们，他们多健壮多敏捷呵！多美呵！我倚靠在一棵树干上，等待着……即使扮一个默不作声的角色也会使十分高兴……但他们没有给我这种机会……他们的冷淡刺伤了我。……母亲拉起我的手，我们从一棵树下走到另一棵树下，从一伙孩子这里走到另一伙孩子那里，不停地恳求，不断地遭到拒绝。”（《语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孩提丧父、寄人篱下，缺少朋友，萨特那孤寂敏感的心弦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被悄悄地拨响了。

二、生命从读书开始

外在生活的被遗弃和孤独，内在生活却因之而丰盈和充实起来。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小萨特找到了朋友，找到了欢乐，找到了归宿。萨特从小智力超群，被视为神童，在他三岁的时候，他就发疯般的喜欢上了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就象我最终将确凿无疑地在书籍中结束我的生命一样，我在书籍中开始了我的生命”。

外祖父有许多书，在他的书房里到处都是书，有的立着，有的躺着，就象摞起的砖头或铺成小路的石块一样。无数次，小萨特看到嗜书如命的外祖父漫不经心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大步走到书架跟前，毫不犹豫地取下一本书，好象根本用不着挑选一样，边走边用拇指与食指飞快地掀动书页，准确无误地找到他要读的那一页。外祖母也爱读书，一捧起书，她就变得喜怒无常，忽而兴奋，忽而叹息，忽而脸上呈现出一片神秘，有时她还会把女儿叫到身边，指给她看书上的几行字，这时母女

俩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每当家里人读书时，小萨特便感到有一种神圣而宁静的气氛包围着他。他有时禁不住以崇静的心情靠近书架，试图打开书本，发现其中的奥秘，但他所看到的，“那是发了霉的白色叶子，稍微有些膨胀，上面有一些黑色的纹路，沾着一些黑色，闻上去有一股蘑菇的香味”（《语词》）。

有一天，小萨特终于接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他向外祖父提出他要有一本自己的书。外祖父为此大为高兴，他为小萨特挑选了两本《童话集》。萨特拿到书立刻模仿外祖父开始进行摆弄书的仪式。他捧着书，嗅它们，抚摸它们，随意“翻到所要读的那一页”，把它们翻动得咔咔直响，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始终没有得到对它们的占有感。最后，小萨特含着眼泪把书递给了母亲，母亲从针线活上抬起头来柔声问道：“乖孩子，要我给你读一段仙女的故事吗？”萨特半信半疑地看看书又看看母亲：“这里真的有仙女吗？”

就这样，母亲每天都给萨特讲书中的故事。每当萨特为故事所深深吸引住时，他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盯着母亲的面庞，看着她那双美丽、善良、聪慧的眼睛。这时，母亲便成了萨特心目中的仙女。

听母亲讲故事的时间多了，小萨特欣赏、理解故事

的能力逐渐增强，慢慢地，他不只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且还对故事中有节奏的抑扬顿挫和华丽的词藻感兴趣。他后来在自传《语词》中写到：“我变得对词句的严密的连续性非常敏感：在阅读中，每当它们重复出现，以同样的词和同样的顺序重复时，我就产生出一连串一言难尽的美的享受的情波。”

渐渐地，小萨特已不再满足于听母亲为他读书，他常常从母亲手中夺过书，竭力模仿母亲的样子，眼睛从左到右、从上至下地移动，口中念念有词。萨特这些急于读书的愿望与行为早已惊动了外祖父和母亲，他们为孩子的上进心所感动，更为其聪慧灵敏的头脑所鼓舞，于是，他们开始教三岁的萨特认字。不久，萨特终于可以自己读书了。

从此以后，萨特便把自己禁锢在书房中，天天与书本打交道，读书成为他生活的最主要的内容。与别的儿童相比，他早已对玩具、打闹不感兴趣，他从书中得到了快乐与智慧。他后来回忆到：“我从来没有挖过地，也没有掏过鸟窝；我没有采集过花草，也没有用石头打过鸟。但我的书本就是我的小鸟和鸟巢，是我玩赏的小宝贝，是我厩中的马和我的伙伴：图书室就是我的全部天地，它是一个可以一览无余的世界，在这里面蕴含着世

界的无限奥秘，无穷的变幻和无法预测的东西”（《萨特自述》）。萨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个无穷无尽的探险事业中去了，他攀登桌椅板凳，冒着书堆象雪崩似地倒坍而把他埋葬的危险，把书架上一切可以拿到的书拿到手，并一页一页地翻开，尽管有很多书、有很多章节，他根本就看不懂。

七岁的时候，萨特已经阅读了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梅里美、雨果等法国大文豪的作品了。他在书中逐渐成长起来，他把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他时常在书中的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想象将来有一天自己能象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到哪儿去施展自己的报负呢？从人们的轻视与冷淡中，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孱弱和丑陋，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孤独。于是，他又回到了书中，只有书才能使他的思想得到交流，只有书才能与他的灵魂产生沟通，只有书才能使他的灵魂得到慰藉。

母亲和外祖母对嗜书如命的萨特感到忧虑，她们担心萨特的眼睛会受到更进一步的伤害，更担心萨特会因用脑过度而患脑膜炎。为了转移萨特的注意力，母亲给他买来了各种精美的小人书，萨特毕竟还只是个五六岁

的孩子，他立即被那些美丽的图画、杂志深深吸引住了，他逐渐脱离了外祖父那些严肃深奥的大人书的影响，而沉浸在神话、童话、幻想小说之中。在这类书中，他尝到了读书的另一种乐趣——美的享受。如果说外祖父的书给他带来了较多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母亲为他买来的书则为他带来了真正适合于儿童的生活的色彩。当然，他不会抛弃外祖父的书，他宁愿同时漫游于两个世界——“大人书的世界”和“小人书的世界”，他学会了在抽象和具体、深奥和形象、推理和幻想两大类型的书籍中巡回、游荡。

三、小小作家

在萨特八岁时的夏天，他同外祖母、母亲离开巴黎前往阿卡尚度假，外祖父因故未能前行，于是外祖父便借此机会每周给他们写三封信，夹在其中给萨特的全是用诗写成的。母亲手把手地教萨特用诗写了回信。不久，他就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外祖父写的赞扬他的诗信。祖孙俩就这样被一种共同的、高尚的乐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萨特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开始走进另

一个崭新的精神生活领域。

其实，早在萨特七岁时，他就开始试着“写作”了，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名叫《一只蝴蝶》，讲的是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位探险家，同乘一条船上溯亚马逊河去采集一种珍贵的蝴蝶标本的故事。人物形象、探险中的奇遇乃至主题都是萨特从一本从前的小人书中借过来的，他对此重新加工，小心翼翼地给主人公换上他为他们取的名字。在“创造”或抄袭的过程中，小萨特常常停下笔来装出一副迟 疑犹豫、煞有介事的样子，皱着眉头或故作疯狂，以便使自己尝一尝当作家的滋味。后来，萨特饶有兴趣地对自己的最初创作生涯进行了描述：

> “作为读者，我跳过一些有说教味的段落；作为作者，我在我的小说中塞满了这些东西。我存心要把我虽不懂的一切都教给我的同时代人；这就是佛吉安人的习俗、非洲的植物和沙漠的气候等等。那位采集蝴蝶标本的科学家和他的女儿由于遭遇不幸而分手，后来他们同乘一艘船而互不相知，同遭海难又同时抓住同一个救生圈并同时冒出头高叫：‘黛西！’‘爸爸！’哎呀！说时迟那时快，一条饥饿的鲨鱼突然在离他们不远的海面上浮现并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速地向他们扑来，它的肚皮在波涛中闪闪发光。那不幸的父女逃得脱死神的魔掌吗？”

写到这里，小萨特停下笔，跑到外祖父的书架前拿出一本以字母‘Z’开头的大字典，费力地把它放在书桌上，翻到合适的地方，开始了小说的新的一节，一字不漏地照抄：“鲨鱼常见于南大西洋。这些巨大的海鱼非常凶猛，有些可长达 40 呎，重达 8 吨多……”就这样，在模仿、抄袭再加一点修改的“创造”过程中，小萨特慢慢地锻炼了自己谴词造句的能力。不久，萨特又“创作”出他的第二本“小说”《卖香蕉的商人》。

母亲异常欣喜地看着这个七八岁的孩子趴在书桌上辛勤耕耘，她常常自豪地把客人悄悄领进书房让他们见识见识这位坐在书桌边的小作家。此时的萨特聪慧而狡诈，他尽量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好象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赞赏者在场。于是，客人们踮起脚尖轻轻退出，嘴里不住地赞叹：“多么聪明的孩子！”“多么可爱的小天使！”“他将来肯定是个文学泰斗！”

但是令萨特感到沮丧的是，外祖父一点也不喜欢他的作品，有好几次还因为萨特抄袭那些“无聊”的书刊而大发雷霆。他希望小外孙能够用敏锐的观察、可爱的笔触和朴实的语言，记录、描写一下家庭生活，而不要

把时间与才能浪费到抄袭上。外祖父的态度使母亲非常伤心，她很想让自己的父亲读一读萨特写的《卖香蕉的商人》。等着外祖父穿上拖鞋，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并处于悠闲状态时，母亲就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翻着萨特的小说，然后象是突然被它逗乐一样，禁不住笑出声来，接着她便很自然地把它塞到外祖父手中，说：“爸爸，您读读吧，这孩子描写得真是太有意思了！”但是外祖父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会随手把笔记本扔到一边不予理睬，即使他真读了的话，他也不会夸奖萨特，而是愤怒地把外孙子叫到面前，指责他在拼字、语法方面的错误。

得不到外祖父的欣赏和鼓励，母亲似乎也渐渐地对他的作品失去了兴趣，萨特的“文学创作”渐渐进入了半地下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萨特毕竟迈出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第一步。慢慢地，他安排的情节逐渐复杂，还写出了变幻莫测的对话，他把在小说、杂志、连环画、小人书中所读到的一切统统融汇到自己的创作中，他能够想象一切，可以用第三人称描述他自己，他把诗一般的梦幻投射到书中的主人公身上，用文学为“他”塑造一个自己竭力要看到或达到的形象，他随心所欲地“创作”着，他在为使自己快乐而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小萨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了一种自尊心和自信

心，发展了一种想象力，他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他，觉得自己一定能跻身于大作家的行列。“我把英雄高强的本领赋予作家，……作为一个富于幻想的儿童，我似乎成了一个真正的勇士，我的功勋就是写出真正的书来。”（安·莫洛亚《从纪德到萨特》，参见《萨特研究》，第 308 页。）

四、神童入学

1913 年，萨特整整八岁了，外祖父和母亲决定送他进蒙台涅中学。

法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十二年一贯制，幼儿园读完后便进入最低的第十二年级，然后逐年递升，最后升入一年级。一年级考试通过后，还要升入“结业班”，才能有资格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而获取中学毕业文凭。当外祖父送萨特进入蒙台涅中学时，萨特实际上还算不上中学生。

外祖父对小外孙的水平十分自信，他在校长面前把萨特的过人天资大吹大擂一通。按照外祖父的说法，萨特唯一的麻烦只在于他的智力过分地超过了他的实际

年龄。无疑，校长相信了外祖父的话，他把 8 岁的初进校门的萨特直接编入了八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四、五年级）。但是，第一次听写课后，外祖父就被请进了校长办公室。原来，由于没有受过按部就班的正规训练，萨特完全按照他自己发明的拼音法来写字，导致拼写测验上错误百出，被涂抹得一蹋糊涂。校长拿着萨特的听写作业对外祖父说：“先生，我们都是教师，您应该知道，拼音与缀字法是法语的基础，舍此一切法语知识都无从谈起。您的外孙或许是个天才儿童，可他还不会拼字！我看还是先让他到第十年级去，等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安排吧！”外祖父却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萨特与一般的孩子不同，他已经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应该予以特殊对待才对，否则就会扼杀一个天才。终于，外祖父同校长大吵起来，他一把抓起外孙子的小胳膊，把刚刚上了一天学的萨特带回了家。

为了使萨特尽快赶上同龄的正常儿童的文化水平与课程进度，外祖父请来了巴黎的一位中学教员列文先生来做萨特的家庭教师。每天，萨特在一个小板凳上正襟危坐，列文先生则不停地绕着书桌边转边读课文。师生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萨特对列文先生的授课方式不习惯也不喜欢，并且常被列文先生转得头晕眼花；列文

先生也不喜欢萨特，他认为萨特是个有着特殊癖好的“低能儿”。不久，这位列文先生就再也不来了，萨特心中暗自高兴。

几个月后，萨特随外祖父一家暂居阿卡尚，这是一个海滨城市，位于法国西南波尔多地区的济朗省。在这里，萨特被送入了一所公立中学，当外祖父把外孙子送到学校时，他对班主任巴洛先生说：“我亲爱的同行，我可把我最宝贵的小心肝儿托付给您啦！”巴洛先生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他显然没有辜负从事中等教育的同行所给予他的信任，他对萨特非常照顾，把萨特的书桌放在最靠近讲台的地方以便让萨特看清黑板，课间休息时也总和萨特在一起。萨特十分尊敬巴洛先生，只是每次接受巴洛先生的亲吻与爱抚时，他不得不屏住呼吸忍受巴洛先生嘴里难闻的气息和胡茬的刺痛。巴洛先生对萨特的偏爱和萨特自身的“与众不同”很快就刺痛了其他同学。有一天，萨特无意中看到墙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巴洛老头是一个混蛋！”萨特看见这句脏话又委屈又害怕又恶心，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便哭着跑开了。第二天，当巴洛先生弯腰看他的笔记本时，萨特把头扭到一边，并且屏住了呼吸。

1914 年秋天，萨特一家迁回巴黎，外祖父又给萨特

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次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善良的金发姑娘，名叫米尔·玛丽·露易斯，她是巴黎的波旁私立小学的一位教师。在当时的法国，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待遇很差，并深受社会歧视。米尔小姐每天要在学校工作八个小时，但所领的薪水却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她不得不背着学校偷偷地给萨特作家庭教师以补贴家用。米尔小姐与萨特相处得非常融洽，在给萨特上课时，她偶尔会中断一下，深深地长叹一声，她告诉萨特，她很疲惫，很孤独，生活的重担都快把她压垮了，她很想结婚，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依靠或替她分担痛苦的丈夫，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米尔小姐的诉说在萨特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深深地同情米尔小姐，却又懊恼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她。同时，早熟的萨特不禁对米尔小阻的遭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所获得的报酬与她实际做出的贡献相称吗？一个人在从事一项职业时，应当感到自豪、尊严和幸福，而一天工作 8 小时的米尔小姐为什么把她的生活描述得象是得了不治之症呢？萨特百思不得其解。

没过多久，米尔小姐从家中消失了，萨特十分伤心，他认为这是外祖父的残酷无情造成的，因为当萨特把米尔小姐的痛苦向外祖父诉说时，外祖父竟大笑起来，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